



智慧宝鉴

中华

大方略全书

观人学

鉴人有若相马 察言观色为先
 动静偃仰之际 仪态神韵关连
 辨分喜怒忧惧 甄断愚智贤



【清】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华大方略全书

观人学

(清) 邵祖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六戚观人法 (1)

- ◇从逆反悖晦的方面来讲，小到一起诉讼，大至一场争斗，没有不能依靠观察鉴别他人，从而慎重处理各种事物的
- ◇父、母、兄、弟、妻、子，称谓六戚
- ◇贤哲和仁善之说便更汇总了选拔和鉴定人才最有效的标准

第二章 成熟的六征观人法 (6)

- ◇六征就是，一曰观诚，二曰考志，三曰视中，四曰观色，五曰观隐，六曰揆德
- ◇一个人如果具有诚实的品德是可以观察得到的
- ◇考志可以理解为是通过考察一个人的言论而得知他的心意
- ◇当一个人内心要有所表露时，首先会体现在他的声音和气息上
- ◇内心所思虑的事情，常常会表现在面部表情上，即使刻意掩盖，内心往往也不服从
- ◇观隐，就是观察一个人的隐私托伪之处
- ◇揆德，就是考察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
- ◇观人术在考察任用官员方面所具有的广泛的用途

第三章 周公、孔子的观人法 (20)

- ◇ 鱼不能离开江河，国家的重要部门不能借助于别人来掌管
- ◇ 刘定公去犒劳晋国的赵孟，见赵孟把自己比喻为皂隶，并自称早上不考虑晚上的事情。刘定公据此知道他活不过一年
- ◇ 孔子说：“表情严厉而内心懦弱，如果拿一种坏人作比喻，恐怕用打洞穿墙的小偷来比喻是最合适的吧！”
- ◇ 整天花言巧语的人其性贪婪，整天狂言妄语的人会扰乱是非，整天多言多语的人涉及欺詐
- ◇ 孔子说：“人心之险恶远远超过了高山巨川的险恶，要想了解人的内心，简直比要了解天还要困难。”
- ◇ 人们的外貌，是本体的外现；人的神色，是内心的显现

第四章 观人术的功用 (31)

- ◇ 研究观人术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在公私两方面有可能会遇到的损害
- ◇ 国家治理的成败完全在于能不能得到人才，有了人才，国家就会兴盛
- ◇ 选任官员既然是治国的首要之事，那么辨别忠奸真伪便更是当务之急了
- ◇ 其人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行事前后的言行不同，抹杀别人的长处，宣扬别人的缺点，玩弄阴谋，施展权术，以投机取巧为进退
- ◇ 人应该有在世上建功立业的抱负；挑选某个官职来担任
- ◇ 没有善良品行的人不要喜欢，没有仁德品行的人不要亲近
- ◇ 人们的才能、品性，有着很大的差别，遇见贤人便想向他学习，遇见奸佞的人便在内心里自我反省，这是做人时紧要的事务

第五章 中国历史上的观察家 (45)

- ◇对君子进行推崇，势必就有溢美之辞产生，对小人进行贬斥，便难免有言过其实的地方
- ◇把世上的读书人召集在一起，一律经过考试才能得到官职，从此形成了埋没人才，使读书人沉溺其中的科举制度
- ◇曾国藩对于相术并不一定十分精通，但他对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出才能高低、品德优劣、福气薄厚的判断

第六章 混合观人法 (64)

- ◇重视一个人的主要本质而忽略其他的细枝末节，使用他的特长而不在乎他的缺点，正是混合观人法的特点
- ◇人类认为最为精妙的就是神，神飞扬飘动，独往独来，令人莫测高深
- ◇才就是人们说的才能性情；气就是人们说的胆魄勇气
- ◇可以使他人受到感应的威仪风度，就称为气象

第七章 分别观人法 (74)

- ◇“混合法”力求意味深远奇特，语言追求简明扼要；“分别法”务求平易确实，语言追求精密准确
- ◇考察一个人，没有什么比观察此人的眼睛更好的方法了
- ◇若是眼神凝炼稳重，目光清澈明亮者，必定会成为贤能善良之人
- ◇对偏激冲动的言论，应当知道隐藏在它背后的真实之所在
- ◇举止端庄得到吉利，反之如步伐过快、脚抬过高、站位不当等，就会导致祸患
- ◇质朴的神色皓然明亮，沉稳而泰然，虚假的神色缦然晦黯，零乱而烦躁，虽然极力想把神色掩饰在内心深处，然而神

色却不听你摆布

- ◇颜色，是人的精华；容貌，是人的概略
- ◇诚信之声音中和平易，正义之声音随时舒纵，智慧之声音完美无缺，勇猛之声音雄壮刚直
- ◇内心为男女之事所占据的，他的灵魂便会被淫鬼摄去
- ◇对富贵之人看他援助什么人；对穷困之人看他有何索取；对发达之人看他有何爱好；对失意之人看他平时作为
- ◇作者的心灵与情趣、逻辑与气势、才华与文采、品味与风格等都会不期而然地在文章中表现出来
- ◇妻，齐也，就是和丈夫并列，表明夫妻间要有兄弟般的情义

第一章 六戚观人法

【原文】

初民浑沌，榛榛狉狉，不知有群，亦罔为相害。其后族姓滋殖，饮食生息，渐觉不如初民之易遂，于是斗力斗智，随之渐起。一群之中，有友焉，有敌焉；异群之中，复有友焉，有敌焉。为其友者，何从知而亲之；为其敌者，何从审而避之。吾意其时人群之彼此相处，必有一极粗拙之辨别或经验法，而与观人术为近。

人类由草昧生活进而为部落组织、国家建设，其彼此相处之道，亦臻于辐凑。就其顺循者言之，则如睦邻、交友等是；就其逆遘者言之，则小如诉讼，大如战斗，莫不资观鉴人伦以慎将其事。至于知人善任，选官用贤，则尤平时所急务也。顾此观人之术，向无荟萃之说，古人既不以此术自名，而载籍亦莫得群纪。今就西元前二千四百年间中国可信之古史《尚书》一书，略采其故事言论如左，姑定斯时为观人术滥觞所自。

【译文】

起源之初的人们尚处在浑沌懵懂之时，尽管他们如同草木那样繁茂旺盛，如同鸟兽那样成群成伙，却尚无互为群体的利害观念。从那时往后，同族同姓之间渐渐滋生繁衍，在饮食生息的过程中，逐渐发觉不如当初那么容易遂心所欲，于是竞斗力量和智谋的行为便逐渐产生了。在同一个群体当中，既有朋友，又有敌人；在其他的群体当中，也有朋友和敌人。对于能够作为朋友的人，怎样去得知亲近呢？而对于敌人，又怎样去审察避开呢？我认为当时人类之所以能够彼此相处，必然有一个非常粗拙的辨别方法或经验，与观人术较为接近。

人类从原始草蒙懵昧的生活方式进化发展到有组织的部落，以至建立国家，人们彼此之间相处的道理，也从简单直接的往来，像车辐集中于轴心那样，逐渐完善成为共通的规律。从和顺正常的方面来讲，则如邻里和睦相处、结朋交友等等；从逆反悖晦的

方面来讲，小到一起诉讼，大到一场争斗，没有不能依靠观察鉴别他人，从而慎重处理各种事物的。至于识别并妥善任用人才，选拔官员、重用贤能之人，比平常的时候更是当务之急。据考查，以往一直没有这种观察识别他人方法的集中著述，既然古时的人们不以这种技能确立其名目，所以在各种典籍之中也没有记载。如今根据公元前二千四百年间中国具有可信度的古代史书《尚书》，将其中的故事和言论简略采摘如下，姑且将其年代确定为观人术的初始时期。

【原文】

《尧典》：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又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舜典》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勿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又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又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又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

【译文】

《尚书·虞书·尧典》

帝尧说：“喂，四岳，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之中有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方诸侯说：“我们的德行鄙陋，不堪登临帝位。”帝尧说：“那么，你们也可以从地位低微的人中推举贤良。”于是众人提议说：“现在民间有一个处境困苦之人，名字叫虞舜。”帝尧说：“是啊，我也听说过这个人。他到底怎么样呢？”四岳说：“他是瞽叟的儿子，父亲心术不正，母亲撒谎虚伪，弟弟象傲慢无礼。然而舜却能够与他们和睦相处，以自己诚挚的孝行感化了家里的人，使他们不致陷于邪恶。”帝尧说：“那就让我来试试吧。”帝尧决定将两个女儿下嫁给虞舜，以便通过她们来考察舜的德行。于是尧帝让两个女儿去妫水之湾，嫁给

虞舜为妻。

《尚书·虞书·舜典》

舜教导臣民要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个典型的常规，臣民都能够遵守。舜总揽百官事务，百官的事务都井然有序；舜在在明堂四门迎接宾客，四方的宾客都能与他和睦相处；舜担任守护山林之官，即便在雷雨暴风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尧帝说：“来吧，舜。我与你共同谋划政事，同时藉此来考察你的言论，我认为采纳你的建议行事能够取得成功。这种考察已有三年。现在你登上帝位吧！”舜要谦让给更有德行的人，不肯继承帝位。

又记载 帝舜将共工流放到幽州，将驩兜流放到崇山，将三苗驱逐到三危，将鲧流放到羽山，四个罪人都受到应有的惩罚，天下的臣民都感到心悦诚服！

又记载 帝舜说：“对你们二十二人，我非常钦佩！你们要妥善处理天下的大事！”

又记载 帝舜每三年考察一次百官的政绩，在三次考察之后，罢免那些昏庸的官员，提拔那些贤明的官员，于是各项事务兴盛起来。

【原文】

《大禹谟》

帝曰：“来，禹！降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

《皋陶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又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译文】

《尚书·大禹谟》

舜帝说：“你过来，禹！上天降下洪水来告诫我们，你言出行

果，完成了治水的功业，只有你最为贤德。你勤劳于国，节俭持家，从不自满虚浮，只有你最为贤德。由于你从来不夸耀自己的德才，所以天下没有人与你竞较才能；由于你从来不夸耀的功劳，所以天下没有人与你争夺功绩。我赞赏你的美德，嘉许你的功业，上天将帝王继统的运数应在你身上，你最终会登上帝位！”

《尚书·皋陶谟》

皋陶说：“喂，检验人良善的行为有九种美德，所以某人言论显露出美德，就应对他说：“去做具体的事吧！”禹问道：“那么什么是九德呢？”皋陶回答：“既宽宏又谨慎，既温和又独特，既敦厚又谦恭，既多才又敬业，既灵活又刚毅，既耿直又和蔼，既简朴又清廉，既刚正又笃实，既坚强又仁善，应该表彰任用那些具有九种美德之人，才是大吉大利的事！”

又记载 皋陶说：“啊，关键在于知人善任！在于安定民心。”禹说：“哦，若要真正做到那样，恐怕连帝舜也会感到困难。能够做到知人，才称得上贤哲，才能任人唯贤。能安定民心，才称得上仁爱，民众才能够感念他。倘若能够做到既贤哲又仁善，怎么会担忧驩兜那样的人呢？怎么还要放逐三苗呢？怎么还用提防巧言令色的佞臣呢？”

【原文】

综观二《典》、二《谟》所采，凡为中国之观人术者，莫不胚基于此矣！四岳之荐舜曰“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又不格奸”者，是观之以其父母兄弟也；釐降二女，是观之以其妻子也。父母兄弟妻子谓之“六戚”，《吕览·论人篇》所谓内则用六戚者是也。至百揆时叙以观其才，雷雨勿迷以观其度，询事考言以揆其德，尧之于舜可谓深得之矣。尧能知舜，舜亦以知禹，禹之“成允成功”、“克勤”、“克俭”、“不矜”、“不伐”，皆自舜方观察得之。而四凶之流放窜殛，大禹所谓知人则哲也；四岳、九官、十二牧等之各谐其职，大禹所谓能官人、官民则惠也。《皋陶谟》标举九德，虞庭嘉言，赖以传后。然言其人有德，必举其行某事某事以为信验，故有“载采采”一言，亦非泛论轻事实者可比！确而论之，尧舜钦明峻哲，思通造化，知人官人，惟心所造，彼于观人术之运用，非有迹象可求也；皋陶陈谟，后出转工，九德既尽人伦之极诣，哲、惠尤总铨鉴之大效。然其说或虞庭君臣平日之论，行事已然之迹，亦非一人之创语也！呜呼！二《典》二《谟》，统在《虞书》，而《虞书》又总在知人而官之。其曰《虞书》，虞度之哉！

【译文】

综观《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凡是中国观察识别他人的方法，没有不是从这里脱胎衍生出来的。四岳推荐虞舜的时候说他“父亲心术不正，母亲撒谎虚伪，弟弟象傲慢无礼。然而虞舜却能够与他们和睦相处，以自己诚挚的孝行感化了家里的人，使他们不致陷于邪恶”，这是从父、母、兄弟的角度来观察虞舜；帝尧让两个女儿下嫁给虞舜，是从妻子的角度来观察虞舜。父、母、兄、弟、妻、子，称谓六戚，《吕氏春秋·论人篇》中对内使用六戚法，指的便是这六个方面。至于通过让虞舜总揽百官，百官事务井然有序来观察他的才干；让虞舜看守山林，即便在雷雨暴风之刻也不曾迷误来观察他的气度；让虞舜参与谋划政事并考察其言论来把握他的德行。由此可以看出，帝尧对于虞舜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了解至深了。帝尧通过这种方法了解虞舜，虞舜也用这种方法了解夏禹，夏禹的“言出行果”、“勤奋”、“俭朴”、“不骄”、“不做”，都是从虞舜的身上观察学来的。而虞舜把四个凶恶之人流放到边远地区，便是夏禹所说的知人则是贤哲；虞舜总揽百官，四方诸侯、九官、十二牧等官员各自安于职守，便是夏禹所说的任人唯贤、安定百姓就是仁善。《皋陶谟》中例举九种美德，帝舜那些美好的言行，得以流传后世。然而一个人具有美好的德行，必要例举出他做过的某事作为验证，故此《皋陶谟》中有“载采采”这句话，这并非泛泛而论或轻视事实的人可以比拟的。确切地说，帝尧、虞舜明察睿智，神思与天地相通。他们知人善任，只是从本心出发，因此他们对于观人术的运用，并未刻意追求的痕迹；皋陶陈述的谋略，越到其后越发精采，九德之说便已把为人处世的方法概括到了极致，贤哲和仁善之说更汇总了选拔和鉴定人才最有效的标准。而书中记载或许正是舜帝君臣平日的言论，已然做过的事迹，并非某个人能够凭空撰创的。啊！《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所有都在《虞书》之中，而《虞书》的总旨，在于论述怎样观察知晓他人并委任以相应之职。书名之所以叫作《虞书》，就是虞舜用来观察忖度他人的方法啊！

第二章 成熟的六征观人法

【原文】

上章所征，远在西元前二千四百年间，人事未繁，庶业未兴，观人术只有梗概可求。今更当引西元前六百年至千七百年间之事以明通行之迹，其说则采自《诗经》、《大戴礼记》为多。兹先掇《风》、《雅》各篇韵语如左。

如《齐风·猗嗟篇》：

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变兮，清扬婉兮，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

《小雅·都人士篇》：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则观人容仪举止及言语者也。

【译文】

前章所征，引远在公元前二千四百年前的史料，那时人际关系还没有如此繁杂，各行各业还没有如此兴旺，有关观察识别人的技巧也只能寻到一个大致的梗概。现在更应该援引公元前六百年至一千七百年间发生的事，来说明观人术通行的轨迹，这些说法大多采摘自《诗经》、《大戴礼记》。这里先选择《诗经》中《风》、《雅》各篇里的诗句如下。

《齐风·猗嗟篇》：

好个青年真健壮，身材魁梧又修长，额头宽阔很漂亮，两眼有神放光芒，步履矫健有精神，射箭技艺高又强。好个青年有名声，眼睛好像秋水清，射击礼仪已学成，每日射箭不放松，箭箭靶心都射中，真是我的好外甥。好个青年真壮健，眉清目秀不一般，舞步整齐好潇洒，箭箭都把靶心穿，一连四箭射一处，浑身本领防战乱。

《小雅·都人士篇》：

这个先生好漂亮，狐皮袍子亮光光，仪容不改有风度，说话出口便成章，言行忠厚有诚信，万民对他都仰望。

以上所说是通过仪表、行止和言语来观察认识他人。

【原文】

如《小雅·小宛篇》：

人之齐圣，饮酒温克。

《小雅·伐木篇》：

民之失德，干糶以愆。

《小雅·湛露篇》：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湛湛露斯，在彼丰草。厌厌夜饮，在宗载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显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

则以酒食观人者也。

【译文】

如《小雅·小宛篇》：“那些正派聪明人，饮酒克制风度存。”

《小雅·伐木篇》：“人若缺乏情和义，饮食小事出问题。”

《小雅·湛露篇》：

露水浓浓湿漉漉，太阳不晒它不干。夜宴饮酒好悠闲，不醉就不往家返。

露珠滴滴水晶莹，滋润草木多茂盛。夜宴饮酒好悠闲，族人欢聚乐融融。

晨露串串闪闪亮，挂在枸杞枣树上。高贵诚信诸君子，个个都是美名扬。

油桐山桐树叶繁，果实累累枝压弯。平易近人诸君子，人人都有好风范。

以上说的是通过酒宴饮食来观察人。

【原文】

如《大雅·抑篇》：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其维哲人，告之话言，

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民各有心。

《大雅·桑柔篇》：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

《小雅·巧言篇》：

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鸢兔，遇犬获之。

则较量哲愚圣狂以观人者也。

【译文】

又如《大雅·抑篇》：

古人也有一名言：大智若愚最常见。

假如他是聪明人，我把名言来宣传，让他亲身去实践。

假如他是糊涂虫，反而说我发神经，人心各异难沟通。

《大雅·桑柔篇》：

这个圣人无人比，一眼能看一百里。蠢人目光短又浅，反而狂妄又欢喜。不是不能来劝告，难道惧怕有顾忌？

这个贤人心良善，不争名利不求官。那些歹人心残忍，顾望反复弄权奸。百姓被迫来作乱，哪怕被害也心甘。

《小雅·巧言篇》：

宗庙气势很恢宏，都是先王建造成。治国谋略和大计，圣人帮助来确定。

谗人如果有诡计，我也能够揣摸清。犹如狡兔跑得快，遇上猎狗也没命。

以上是通过比较聪明愚蠢、贤圣狂妄来观察人的。

【原文】

如《大雅·嵩高篇》：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大雅·烝民篇》：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则专就一人而为鉴衡之言也。

【译文】

又如《大雅·嵩高篇》：

申伯德行美，和顺又正直。

《大雅·烝民篇》：

仲山甫有美德，和顺正直讲原则，仪容严肃人和顺，做事谨慎

又小心。先王古训能遵循，讲究礼仪最认真。

这就是如何对一个人的德行进行鉴定和衡量。

【原文】

《诗》三百五篇作者之时世，传自商太甲之世至周定王之世，《诗》之宙合约一千一百年，其间姬周文物最称灿美，如所征引，皆周诗也。诗人之作，言在此而意在彼，观人之什，岂止此数篇，本书不过就其语言自明者论耳。他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彼其之子，邦之彦兮”、“慎尔言矣，谓尔不信”、“无易由言，无曰苟矣”、“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夙兴夜寐，洒扫庭内”诸言，《韩诗外传》多征事以明之，皆观人类也，兹不赘述。

姬周文物灿美，既如前说，而孕此灿美文化者，则文王也。考文王嗣位西伯，在西元前一千一百八十五年，薨于西元前一千一百三十五年，享国凡五十年。好贤善养老，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诗》所谓“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者也。《传》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故其智不遍物而急于人事，官官事事，尤在观人，其说《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言之綦详，而《周书》亦有《官人》解，惟托之周公为不同耳！

《文王官人篇》记文王告太师尚父以察度情伪、历试才艺之法：其法在六征，六征者，一曰观诚，二曰考志，三曰视中，四曰观色，五曰观隐，六曰揆德，兹具引原文用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本于后，更先为数言以释其义。

【译文】

《诗经》三百零五篇的作品所产生的年代，据传说是自商朝太甲当政时至周朝定王当政时，也就是说，《诗经》创作的时间跨度大约在一千一百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周朝的礼乐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发展得最为灿烂辉煌，例如上面所援引的，就全是周代的诗作。这些作品，大多采用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创作方法，涉及到观察鉴定人的篇目，又何止这几篇，本书从《诗经》中选择了一些语言上浅显通俗让人明白易懂的几篇来论述而已。另外如“鼓、钟在宫廷内敲响，声音却传到宫廷外”、“这位贤能的人，他是国家的栋梁”、“人们说话时要谨慎，否则难以让别人认为你的话是可信的”、“说话时不要随意发表议论，行为上不要苟且轻浮”、“明确辉显的周朝制度，使得赏罚分明井然有序”、“按时作息，管理好自己的家园”等语，《韩诗外传》在援引时大多都引用事例加以阐述，都属于观

察鉴定人们的德行的范畴，这里不再过多论述。

如前所述，周朝的礼乐文化以及典章制度是灿烂辉煌的，而这一辉煌文化的孕育，是和周文王分不开的。从公元前一千一百八十五年文王就任商朝的西伯一职时算起，到他于公元前一千一百三十五年逝世，执掌政权共五十年。他喜爱贤良有德之仕，善待年老之人，甚至于时常因为接待贤士，时至中午都顾不上按时吃饭，因此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这些有识之士，都纷纷前来归附他。这也就是《诗经》中所说的“文王的威望吸引了众多的贤士，文王使他们得到了安宁”。《韩诗外传》中说：“文王知道自己不能兼顾到每件事情，因此在发表言论、处理诸如行政、狱讼等方面都非常谨慎。”因此文王的智慧表现在不着重于亲身处理各种事物而偏重于选贤任能，通过管理百官，办理国中各项事务，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选拔人才上。这一点在《大戴礼记·文王观人篇》中介绍得极为详细，而《周书》中也有对《观人》的解释，不同之处在于，《周书》中是把观人假托到了周公的身上罢了。

《文王观人篇》记载的是周文王和太师尚父谈论用来观察揣测人们的感情真伪、检验测试人们的德才技艺的方法。并把这种方法归纳为六征，这六征就是，一曰观诚，二曰考志，三曰视中，四曰观色，五曰观隐，六曰揆德。现在把论述六征的原文都列举在后面，并用几句话来解释原文的意义所在。

【原文】

一曰观诚。观诚者，观验其诚也。《孔子家语》云：“诚于此者形于彼。”是诚之足观者。《中庸》云：“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是观诚之义。盖观诚莫善于观其亲属朋友也。观诚又与第五征观隐相表里，诚信有所未孚，则情伪必有所隐匿也。

观诚之为征者如次：

富贵者观其礼施也，贫穷者观其有德守也，嬖宠者观其不骄奢也，隐约者观其不畏惧也；其少，观其恭敬好学而能弟也；其壮，观其絜廉务行而胜其私也；其老，观其意宪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也。父子之间，观其孝慈也；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也；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也；乡党之间，观其信悫也。省其居处，观其义方；省其丧哀，观其贞良；省其出入，观其交友；省其交友，观其任廉。考之以观其信，絜之以观其知，示之难以观其勇，烦之以观其治，淹之以利以观其不贪，蓝之以乐而观其不宁，喜之以物以观其不轻，怒之以观

观人学

其重，醉之以观其不失也，纵之以观其常，远使之以观其不贰，迹之以观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观其情，考其阴阳以观其诚，覆其微言以观其信，曲省其行以观其备。此之谓观诚也。

【译文】

一曰观诚。这里所说的观诚，就是指观察考验此人是否真诚。《孔子家语》中说道：“一个具有诚实品德的人，他的操守必然可以通过其他的方面表现出来。”这说明一个人如果具有诚实的品德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中庸》上说：“要获取上级的信任有章可循的，一个人如果不能获取朋友们的信任，便不能获取上级的信任；而获取朋友的信任也是有章可循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孝敬父母，便不能获取朋友们的信任；孝敬父母也是有章可循的，一个人如果反思自己不是出于真诚，便不会孝敬父母。”这段话阐明了怎样观察一个人是否真诚的要义。大体说来，我们观察一个人真诚与否，只要观察他对待亲属和朋友的态度就可以了。观诚又和后面第五征观隐所说互为表里，如果一个人的诚信还没有被众人所信服，就说明他的感情必有虚伪，必定有所隐匿。

《大戴礼记》中记载的关于观诚的内容如下：

“对于富贵的人，要看他能否以礼来待人；对于贫穷的人，要看他能否坚持德行操守；对于受宠爱的人，要看他能否不骄奢浮夸；对于郁郁不得志的人，要看他能否有无所畏惧的胸怀。对一个人，当他年轻时，要观察他是否尊长敬老，好学上进，兄弟友爱；当他壮年时，要观察他能否廉洁自律，努力实现自身的抱负，并克制一己私欲；当他年老时，要观察他行事是否思虑慎密，而不逞强去做力所不能及之事，失去分寸。对于父子之间，要观察为人子者是否孝顺双亲，为人父者是否关爱子女；对于兄弟之间，要观察他们是否能和乐友爱；对于君臣之间，要观察臣子是否对君王忠贞、君王是否对臣下仁惠；对于乡亲之间，要观察他对别人是否信任或敬畏。对一个人，考察他平时的居家生活，观察他接人待物及处事的态度；考察当他身处哀丧时的行为，观察他是否忠贞和善良；考察他所交往的人物，观察他所结交的朋友是些怎样的人；考察他与朋友交往时的情形，观察他是否以诚信和廉洁待人。通过考验他来观察他的信用，设置障碍来观察他的智慧，制造困难来观察他的勇气，给他增加麻烦来观察他的治理才干，诱之以利来观察他是否贪婪，用靡靡之音迷醉他来观察他是否操守坚定，使他得到喜爱的东西来观察他是否轻佻，故意来激怒他观察他是否能持重如常，让他喝醉酒来观察他有无失礼之处，放